



康巴周末

康巴人文

2025年4月18日 星期五
第1142期

康巴与朵康名称地域脉络解读

在众多关于涉藏地区的书籍中，常提及康巴地区旧称“朵甘思”“多康”。然而，若想深入了解这片神秘土地，需从中华广袤的地理版图中，细致梳理它们之间微妙的差别。

康巴，宛如一颗镶嵌在横断山区的璀璨明珠，静卧于大山大河的夹峙之间。它的地域范围极为广阔，囊括了西藏昌都地区、林芝市东部(察隅、波密、墨脱三县)、那曲地区东部(聂拉木、巴青、索县、比如、嘉黎五县)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、阿坝大小金川，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以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等诸多区域。任乃强先生在《任乃强藏学文集（下册）·丹达山脉与康区》中，曾阐述过康巴独特的地域划分。康藏之间的丹达山脉，在“第七世纪以前，是苏毗民族和吐蕃民族的天然界限。直至如今，它依然是康巴与藏巴的界标”。有趣的是，在民间，人们常常以那曲地区索县的“亚拉山”作为划分依据，认为此山是卫藏和朵康的界线。这种官方与民间认知上的差异，为康巴地区的地域界定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。

相较于康巴，朵康的地域范畴更为宏大。回溯历史，在公元656年(显庆元年)，噶尔·东赞率领十二万大军攻灭白兰部与吐谷浑之前，朵康被称作“康吉贾阵”。正如《白史》中所述：“所言康者，系指其边地，如诸边小国，名‘康吉贾阵’也。”朵康(多康)乃是藏文的音译，它还有朵甘思、朵甘等别称，别名麦康，是白兰部与吐谷浑的合称。其地理位置不仅涵盖了现今的康巴地域，还延伸至今天甘肃省和青海省的藏族地区，以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北部地区。《如意宝树史》记载：“总的说朵甘思分麦康、朵寿(雅姆塘)、宗喀(吉塘)等三地，称为三康，也就是安多、曲多、昌都三地”。这些古老的记载，犹如一把钥匙，为我们打开了探索朵康历史地理的大门。

元朝时期，西藏实现统一，这片广袤的地域被设立为朵甘思宣慰司(即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)。明朝“明因元制”，依旧设立朵甘都指挥使司，简称“朵甘都司”，在元明时期，该地域隶属于陕西行都指挥使司。时光流转，直至清乾隆年间，随着准噶尔汗国的覆灭，涉藏东部区域迎来了重新划定的契机，甘陕管辖的涉藏行政区域也由此经历了重大调整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民间对于地域的认知，往往与中央政府的行政区域划分不尽相同。在民间，人们对卫藏、康巴、安多有着细致入微的地域区分，这才有了“卫藏的佛、安多的马、康巴的人”这一广为流传的说法，以及藏族三大方言区的存在。这些民间认知，承载着当地人民千百年的生活记忆与文化遗产，是地域文化独特魅力的生动体现。到了清末，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林于宣统三年(1911)奏书云：“查边境乃古康地，其地在西，拟名西康省。”自此，“西康”这个名称开始广泛流传，且被赋予了“西康高原”的美誉，一般认为它是康巴的主体所在。西康之名，如同一个时代的印记，见证了这片土地在历史长河中的变迁与发展。

康巴与朵康的地域划分，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界定，更是一部蕴含着民族融合、历史演进与文化遗产的宏大史诗。它们在岁月的长河中相互交织，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画卷。

漫话康巴

大视野下的康巴文化探秘

◎范河川

回馈给予你的万千恩泽
愿以赤子之心
但在此刻
我虽未曾将你拥入怀抱
向我诉说前行的意义与生命的执着
感谢你以柔水为墨
硕曲河啊，风姿绰约的硕曲河

寻得幸福的踪影
让一双双黑眸邂逅雨后霓虹
为电站注入无尽动能
看哟——奔腾不息的浪花

是你奏响渴望团结与进步的民族颂歌
那温润翠绿的水波
高原儿女传说
是你让劳动与幸福喜结连理

滋养两岸丰硕的农田
你以无私甘甜的乳汁
硕曲河啊，美丽的硕曲河

亦是我心头永恒的守望
只因你是众人的眷恋
我爱你有加，却不敢妄图独占
从此心系故土

便让懵懂少年褪尽稚壳
仅一次孤帆奔流
载满我的思念、抱负与乡愁
你是在异乡漂泊时的心灵故园
硕曲河，硕曲河
让我深情呼唤你的名字吧

◎刘合子坡

硕曲河的启示

诗苑

6

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

庭院小记

紫藤

◎高亚平

三年前，乡下老宅翻建完毕后，因喜爱植物，我特意在庭院中辟出一块隙地，种植花木。地方虽不大，也就四五十平方米的样子，却栽种了许多花木：两棵玉兰、三棵桂树、两棵木槿、两株紫藤，此外还有红豆杉、冬青、蔷薇、葡萄、竹子、牡丹、芍药之类，几乎把庭院种了个满满当当。经过数年的生长，庭院里已是一片葱郁。尤其是那两株紫藤，顺着牵引的铁丝蜿蜒攀爬，如两条游龙，先是攀爬到一楼、二楼的窗户外，继而攀爬到三楼阳台的栏杆上，为院中增添了无限绿意。

我喜欢紫藤，喜欢它紫色的花架，也喜欢它卵形的叶片。在单位上班期间，我特别爱到西安环城公园散步。

我们单位在城墙内的太阳庙门，距南城墙不足百米，无论是向东出朱雀门，还是向西出小南门，都是抬脚就到了环城公园。清晨和午间去环城公园散步，十分方便。我在环城公园东南西北四方都散过步，当然，散步最多的地方还是南环城公园，而南环城公园中，我最爱去的是朱雀门东面这一段。原因呢，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紫藤长廊。

这个长廊有二十多米长，十多米高，四五米高吧。它是由十余根四棱见方的水泥柱子和水泥檩条搭建成的。紫藤呢，就是顺着这些水泥柱子缠绕生长上去的，然后爬上水泥檩条，覆盖了廊顶。也不知这些紫藤是什么时候种植的，反正我见到它们时，麻花状的主干已有成人胳膊粗细。春天，紫藤生出鹅黄色的新叶，稀疏、散碎，看上去柔柔弱弱的，连阳光都挡不住。但叶下却垂挂出一串串紫色的半尺长的花絮，那花絮盛得几乎让人忽略了叶子的存在。蜜蜂来了，嗡嗡嗡，蜜蜂飞东飞西，飞上飞下，在花叶间流连，似乎是在开会。它们当然不是在“开会”，它们在忙碌着采蜜。但也就两周的光景，花就谢了。紫藤的叶子由鹅黄变作淡绿、深绿，叶子疯长，密密匝匝的，覆没了整个廊架。要说阳光透不进来，就是风雨，也不容易透过。长廊成了人们休闲的好地方。

人们在廊下歇息、聊天、下棋，有些青年男女晚间还在此谈恋爱。我在公园里散步，走累了，也常常在长廊下的凳子上坐一坐，喘口气，看看黛黑色的城墙，看看城墙上的游人，望望天空上的流云，以及公园内的风景，想想这座城的历史，想想心事，而风就从我的身边吹过，季节的脚步就从我的身边悄然流转。

我看见腊梅花、迎春花、紫藤花、玉兰花次第开放，春风浩荡，城墙上空有风筝飘飞。接着是紫薇花、木槿花、合欢花吐艳，在公园里徜徉的人们，男人穿出了短袖，女人穿出了五颜六色的裙子，连风也变热了。接着就是菊花登场了，接着雪就落下来了。季节在环城公园内完成了一个轮回，而紫藤也完成了它生命的轮回：生叶、开花、结果、凋谢。

我家院中的那两株紫藤，看它们的枝干，少说也有五六年了，但它们至今还未开过一次花。也许是我养护不当，缺少肥料吧。我曾就此请教过一位朋友。这位朋友早年赴深圳工作，后卜居秦岭清华山下，他家中也种有一架紫藤，每年开花时节，他必邀请三五好友，坐于紫藤架下，品茗闲话。据他讲，我家院中的紫藤未开花的原因，有可能是种养的时间不够。我上网查了一下，有的紫藤从栽种到开花，几乎需要十年。这样说来，我还需要耐心地等待。不过，有两株紫藤相伴，春夏秋冬透窗，就是不开花，连心也会清凉许多的。

军旅人生

那时候，我们在兵站走过

◎胡庆和

那天在兵站的训练场上集合散队后，大家正纷纷走向各自的宿舍休息。我们住的地方，是兵站过往人员的宿舍。七八幢宿舍房是平房，粉墙灰瓦，围着兵站车场成“7”字形排列。还没走进房，就听几个兵仍在骂骂咧咧地发牢骚，其中一个声音很熟悉：“妈的，早知甘孜这么苦，不如在家挖红薯。招兵时说，当兵的地方是在成都的部队，结果不让我们留成都，而发配甘孜充军。”又一个声音说：“接兵的人当初说是技术兵种，结果让我们当炊事员，伙头军。”我扭过头向那个熟悉的声音望去，发现他是在发牢骚。他叫松元，当兵前，他曾来我家与我共睡一床。那一年，他走亲戚到我村，夜晚他亲戚家找不到下榻之地，他的亲戚就带着他到我家住。我家也没有多余的床，只好与我同睡我的那张木床。两个小伙子挤一床，挤得木床发出呷呷的响声。正是这一挤，挤出了我们二人的友谊。我看见了他，他也看见了我。我拍了他的肩，他也拉了我的手。我们闪在宿舍旁边，拉起了话。我说：“既来之则安之，甘孜再苦，也比在农村吃不饱肚子强。别老是怨言满天飞，更不能学有的人当逃兵。”他说：“你是老兄，多读了几年书，道理我懂得多。我听你的就是，我保证在部队当好兵，决不当逃兵。”

新兵训练一个月，我们虽然不在一个班，但分到兵站后，我们居然又在同一个兵站，我和他在兵站的故事又有新篇。这当然是后话。

还是回到新兵连。正是有那些满腹牢骚，正是出现了逃兵，连首长加强了政治教育、理想人生教育和纪律教育，新兵们大都能端正态度，正确对待得失。新训走入正轨，我们也下定决心，接受部队考验，书写当兵的历史。

一个雪夜，大雪铺满甘孜城。我们围着一个没有生火的锅炉开班会。我们一个班12人，共住一间房，睡在一个通铺上。带我们班的班长是老兵，丰都人，姓杨，他说天气太冷了，室内又没烤火炭柴，同意大家坐在床上披着被盖开会。班会会的主题是整顿内务，安排新训总结。新兵们就像一个个坐月子的妇人，依偎在床上。开完会，洗漱完毕，上床睡觉。还没睡暖身子，几声急促哨音响起，那是紧急集合的短促音。我们被子一蹬，三下五除二，整好被子，穿好衣服，扎好武装带(那时还没配发武器)，冲出宿舍，在兵站停车场站好队。那时真的叫雷厉风行，无人说话，只有沙沙的脚步声。一会儿，宋连长等连首长来了，站在连部房前，看着一个个新兵背着豆腐块形的被子，跑到停车场。集合整队完毕，宋连长发布命令：“接上级命令，甘孜窜进一股叛匪，我部奉命前去堵截围歼。现在出发!跑步前进!”

作战命令下达，我的神经一下绷紧，开始跟着队伍跑步向前。出大门，过县城，沿着川藏公路向前急行军。此刻，雪花

在下，寒风在吹，跑得气喘吁吁。但我有一些担忧，除了连排长挂着手枪，我们新兵都是赤手空拳，遇到叛匪，何以制敌?

在新训时，就听到真假难辨的传说：上世纪在甘孜发生不亚于西藏的大规模叛乱，叛乱平定后，发现甘孜某某寺院的地道很长，藏了成百上千叛匪，有不少叛匪顺着地道跑到了印度。还有叛匪躲进大山，不时下山持枪抢劫……

想到这些，就有了恐惧。看见路旁不时有片石卵石闪过，于是心里有了主意：遇到叛匪，就用石头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。

跑了半个小时，队伍继续向前，但有的战友已经跑不动而落伍了，整齐的队伍也变成稀稀拉拉如一群散兵游勇游荡路旁。在路旁一片稍稍宽广平坦的雪地，连长命令就地停下等候掉队战友。各班等齐后，再次整顿队伍。连长宣布，战斗警报解除，因为这是一场演练!

虽是演练，虚拟敌情，但它的确让我在涉藏地区绷起了弦。

军事演习，简称军演，是在假定情况诱导下进行的作战指挥和行动演练，是作战部队进行的模拟实战。军演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?那就是提高实战能力，提升自信力，增强威慑力。

演练是人为绷紧的弦，实战才能真正检验人的胆魄。

我们期待下部队后迎来真正的战斗。兵站啊，兵站。兵站没有战斗，只有工作、任务，但我们把这些当作战斗。

兵站二字，过去闻所未闻。与它的首次接触，是在参军前看过的电影《51号兵站》。那部电影展现的是抗战时期，我党通过地下渠道开展敌斗争、运输物资的故事。想到这部电影，兵站在我心中变得刺激、神秘、遥远。

解放后建立在川藏公路的兵站，没有那些传奇，只有平凡。

稳藏必先安康，安康必先通康。这是九十年代治藏方略之一。

修建川藏公路是五十年代国家稳藏固疆的重大战略。

川藏公路从表面上看是川和藏的公路，但它的内涵却连着祖国的心脏。

北京天安门广场南端，正阳门下，中国公路“零公里”路标从祖国心脏辐射到四面八方。沿着路标指向，跨过高山大河来到拉萨，同样能看到一个标志——川藏、青藏公路纪念碑。石碑背面篇首上书：“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，增进民族团结，建设西南边疆，中央授命解放西藏，修筑川藏、青藏公路。”

1950年4月，高原上的冰雪尚未融化，川藏公路、青藏公路就同时



五色海

第1142期